

# 今日柏林

徐志啸

# 回荡在天井的美声

吴翼民

常常会想起一种美声，一种回荡在天井里的美声，有时这美声会进入我的梦境，把我的梦也滋润得分外美好。

乍闻之，这回响在天井里的声音再怎么也说也称不得美声，有时甚至显得粗糙，然而细细品味，那虽然难掩其粗的声音却声声透入人的心房，让人激动亦安详，觉得人世间百般的和谐与幸福。

那么这回荡在天井的美声究为何声呢？哦哦，那是“绿衣使者”——邮递员送达汇款通知单的吆喝声：“陆秀芳，图章！”

“陆秀芳”是我母亲的名字，很美，也叫得响，挟着邮递员奔波大街小巷的热烈，在我家的天井里回荡。江南人家的天井很高很深，真如同一口井一样。夏天有蜻蜓误入，常常绕着天井的四壁飞得晕头转向，许久许久方能绕出天井的上方逃脱，因而也容易被我们兄弟姐妹上楼开窗，疾速用纸笼逮着。那邮递员的声音也在天井的四壁飞啊飞的，不用逮，却直接飞入了家中每个人的心里。于是我代替母亲飞快送去图章——我替母亲亲刻的一枚玉石印章，在邮递员的印泥小盒用力按下，还嫌不够浓，再张嘴呵口热气，（有时不小心会让印泥沾到嘴唇，弄个“血盆大口”）随后倾力在对方指定的纸格上撤下。邮递员会由衷赞一声：“小朋友力气好大，图章盖得真清晰，你们家一月两次的汇款从来勿脱班，非但勿脱日期，连时辰也勿脱呀。”

邮递员说的是真实的，自从我二姐和大哥外出工作后，每月贴补家用的钱总是如期汇达，再加上大姐在本地就业，每月也准时贴补家用，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开销几乎就靠他们“三足鼎立”支撑了起来，父亲虽然也工作，却收入不高，没有哥哥姐姐的“三足鼎立”，那十几余口的家显见支撑不起。所以母亲每听到邮递员在天井的吆喝会闪烁喜泪喃喃赞叹说道：“还债女儿啊！”在长辈的心目中，儿子汇款贴补家用天经地义，女儿贴补家用是“还前世欠的债。”

很多年以后，我跟退休的二姐说起当年贴补家用汇款的事儿，她抑不住心中的激动说，自己十六岁就辍学由江南奔赴山西勘探队工作，第一个月拿到薪水只想到立即去邮局汇款回家，连宿舍也没回就一口气跑去了邮局，只留下少量零用钱，其余一塌刮子汇回了家，心里念想着父母接到汇款将何等兴奋、何等的幸福！她当时就拟想着邮递员在老家天井里响亮的吆喝，拟想着母亲从楼上急急地冲下来盖章取汇款单，拟想着母亲喜孜孜去邮局领钱，父亲用这钱去买米买菜，拟想着用这钱为老祖母买了最喜欢吃的萝卜丝馅汤团和干层饼，为父亲打上一饼零拷的烧酒，为弟妹们付学费、买文具、添冬衣……她会夜不能寐想到家里领到汇款后的踏实喜气。嗣后她每个月领了工资头一个想到的就是立即去邮局汇款，从来没有动摇过啊。大哥的心情亦然，他在北京清华大学当助教期间的工资其实并不高，可贴补家用的钱始终雷打不动。我又问起哥哥姐姐，为什么汇款单上都填母亲的名字？他们说，其实也填过父亲的名字，但母亲是当家人，让母亲最先感觉到汇款及时汇到，最先安下心来，安心的含义有两，一是汇款来了，家中的开销可以有下落，二是汇款一到，也同时向最牵挂的母亲报了平安。记得有一年夏天，大哥的汇款突然没到，母亲有了不祥的预感，果然，电报发来，大哥染上了大脑炎。母亲二话没说，立即约好嫂子，一同直赴北京。

天井里的美声每月都回荡在耳，哥哥姐姐们对家庭的责任通过这美声刻印在我的心中，我盼望着哪一天也能加入这美声的合唱，及至高中毕业却是下乡插队落户了，——乡下没有工资只有工分。也罢，工分就工分，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我居然也分得了九十大洋。那可是一笔“巨款”啊，我特意将这钱兑成二元一张的新币，哈，刮响的一叠呢。年假一到我马不停蹄赶回家，就在这天井，从内衣口袋里取出那带有体温的钱来，恭恭敬敬交到母亲手里，模仿当年邮递员的吆喝，一声响脆：“陆秀芳，图章！”



柏林市中心，著名的勃兰登堡门朝北不远处，十年前，矗立起一大片青灰色的碑石林，这是德国人民为纪念遭遇大屠杀的犹太人建立的纪念碑群，它占地一万九千平方米，共有 2711 块混凝土长方碑石，它们或竖立，或横躺，与周边耸立的高楼和森林公园，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我们一进入这个区域，不免吃了一惊，这里可是寸土寸金的柏林市中心黄金地段啊，居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片墓区——那竖立、横躺的两千多块碑石，呈清一色的青灰色，所有的碑石上没有任何刻画，没有一个字迹——全部是无字碑，它们默默无声地躺卧着、矗立着，让每一个前来瞻仰凭吊的人士，面对它们，静穆地陷入沉思。

这就是德意志民族，敢于正视自己民族的败类曾经犯下的滔天罪恶，敢于向世界人民袒露历史的真实面目，敢于无畏地面对历史的公正审判。对于犹太人，当年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战争罪犯们，犯下了滔天罪行，这笔历史的欠债，该由谁来清还？

德意志民族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推诿，他们面对历史的现实，在世界人民面前表现了极其真挚坦诚的心怀，勃兰特总理的下跪，已经向世界宣告了德国人的真诚忏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一位女记者和一位历史学家提议，联邦议院正式审议通过，决定在柏林市中心建立纪念犹太人被害纪念碑群，并同时在此碑石群的地下建立信息中心，展览德国法西斯分子迫害灭绝犹太人罪行的历史遗迹。这个堪称空前伟大的壮举，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

们的赞赏和首肯。

地上是无字、无言、无声的纪念碑石，地下是有形、有据、实在的照片、实物和数据。地下展览大厅光线暗淡，造成压抑沉闷的氛围，厅内陈列了大量被迫害的犹太人留下的日记、书信和遗言，不断运转的音频，通过每个参观者的耳机，播放着从 1937 年到 1945 年被屠杀的犹太人的死亡人数。家庭史展厅，展示了无数犹太人家庭被驱逐、遭杀害的真实资料。姓名展厅，记录了至今收集到的全欧洲被杀害和失踪的犹太人的姓名和简历。纳粹集中营展厅，通过电影和照片，展示了 220 个遍布欧洲的迫害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真实惨状。整个地下信息中心的展览，给人以严肃、愤懑、悲沉的感觉。为了更好地让青年学生了解历史的真实，信息中心专门免费组织讲解，有散客讲解和团队讲解两种，还定期结合档案、视频录像等举办专题研讨会，他们用 20 种语言和盲文制作了宣传册和 DVD，并专门出版了有关专题的书籍。

这就是令人敬重的德国人，他们如此坦然地面对历史，如此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败类曾经犯下的罪行。

有人说，日本人有这个胆量和勇气吗？在东京的市中心，建造一大片纪念碑墓区，真实披露日本战争罪犯屠杀中国人的惨状，忏悔日本民族败类的滔天罪行，纪念被屠杀的数百万无辜中国人。

柏林墙，我们抵达柏林后第一想知道的，是还能不能看到遗存的柏林墙？到了柏林，不去看一看闻名世界的柏林墙，那可是要遗憾终生的。

其实，柏林墙早就倒了，倒在 1989 年 9 月 11 日，它的正式建造，是在 1961 年 8 月 13 日，也就是说，这个被命名为柏林墙的墙，真正存在的实际时间是 28 年又 28 天——这是个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有点吉祥的时间数字。

但它毕竟倒了。是人为倒的？还是不得不倒？恐怕两种因素都有，从今天东西德统一后人民的意向看，倒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它的倒下，让两德人民真正连在一起了。

我们还是找到了它的现存遗址，德国人保存了一部分，没有完全毁灭，他们知道，这是个难以忘却也不能忘却的墙，应该让世人永远记住。

勃兰登堡门向北，步行约二十分钟，都有录像展示，记录当年有人越墙镜头，还有人试图越过柏林墙，却遭到枪击而身亡的数十张人像照片。

展览区的核心部分是一座建筑造型有些风格的展览馆，一旁有可以登高观览整个展览区的瞭望台，这是要如实告诉来参观的人们，当初柏林墙是如何从建造到最后倒下的整个历史过程。

柏林墙，它的建造，它的倒下，都意味深长。

# 色难

宗玉瑶

应当做到的。

据说，有个居民区开展“什么是幸福”的讨论，得到的答案竟有 127 种之多。很难说谁的回答是不正确的，但确又使人感到“幸福”内涵的不确定性。幸福一词在字典上的解释是指一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产生长久的喜悦，并希望一直保持现状的心理情绪，是一种看不见的感受。仔细想来，这样的注释虽有“魏晋”之风，但观察生活并不尽然。有时候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就是和颜悦色。

例如在春风轻拂的夜晚，我就特喜欢挽着爸妈一起在小区里散步。天上有稀疏的星汉和皎洁的月光，地上是浓密树影覆盖的小路，静谧得只听见我们仨的脚步声。这时候，我常会产生一种幻觉，人生之路一直这样走下去该是多么

的惬意。时常可以遇见和我们一样漫步的人：说着悄悄话的年轻人，低声说笑的两三邻居，挺胸健步的白发老翁，牵着孙儿的爷爷奶奶……微微侧目，便能看到他们幸福的神情。那一刻，我似有所悟。幸福，未必全是万贯家财、宝马雕鞍、前呼后拥，和颜悦色不也是一种很耐看的幸福吗？

在充满挑战和竞争的当今社会，很多人都沉浸在巨大的学习和工作压力之下，一切都仿佛始终处在进行时。学生不得不常常把没做完的作业带回家，父母不得不常常加班伏案夜战。因此，即使是简单地对家人保持和颜悦色，有时也成了一种奢侈。于是我会经常想，态度决定幸福，当我们学会了宽容，学会了从容，我们便得到了幸福。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意即世界上最难的是始终对父母和颜悦色。孔子精辟！仔细想想，这恰恰是我们最

